

胡適全集



15

第拾伍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適全集



杜春和 整理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二)

<15>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永乐大典》避讳“棣”字·····	1
杨守敬审判全赵戴三家《水经注》的错误·····	2
一、杨守敬所举“戴袭赵”的十三证·····	3
二、杨守敬所举“戴袭全之证”二条·····	33
三、杨守敬糊涂判案的一例·····	38
四、翟 员·····	42
五、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	43
附 不可解一则·····	45
钟惺的《水经注钞》六卷·····	48
吴琯刻《水经注》·····	58
《洛水》篇校增的“山海经曰”	
——跋赵一清朱墨校的朱谋玮《水经注笺》·····	62
记岑钞本赵氏书《库》本的缺页·····	65
孟森先生与戴赵两家《水经注》·····	67
一、正谊的火气·····	67
二、“一”字的冤狱·····	71
三、相同是问题,不是证据·····	78
四、孟森先生武断赵氏书刻版时	

未改《库》本一字·····	88
五、论赵氏书刻确有极少的几处	
是用戴震校本修改的·····	98
跋哥伦比亚大学所藏朱谋玮《水经注笺》·····	108
范巨卿冢上的“名件”·····	111
孙潜校本的残本[《水经注》]十六卷·····	115
批评杨守敬审判《水经注》疑案的考证方法·····	123
一、杨守敬的判决书·····	123
二、杨守敬所见的《水经注》版本太贫乏可怜， 所以不配评判《水经注》疑案·····	128
何焯校本[《水经注》]四十卷·····	140
何义门校《水经注》本·····	141
野母惊扑·····	
——跋赵氏朱墨校本《水经注笺》·····	143
清高宗误驳酈道元的《濡水》篇	
——官本《水经注》“另办”的一个原因·····	146
《振绮堂书目》摘记卡片·····	158
杨守敬推论《水经注》的宋本与《大典》本·····	164
跋北平图书馆藏的朱墨校本《水经注笺》·····	169
试论朱墨校本《朱笺》里保存的全祖望、赵一清	
两家改定经注的记录·····	177
补记朱墨校本[《水经注》]二事·····	193
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稿本的最后状态·····	196
跋赵一清《水经注释》钞刻本四种·····	211
跋葛思德藏书库藏的岑氏惧盈斋钞《四库》本	
赵一清《水经注释》·····	211

跋葛思德藏书库藏的章寿康刻本赵一清《水经注释》·····	214
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水经注释》·····	215
跋国会图书馆藏的乾隆五十九年重刻本赵一清《水经注释》·····	220
“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	227
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	259
戴东原《书水经注后》全文的发现·····	277
跋戴震自定《水经》的“附考”——戴氏未见全赵两家《水经注》的证据·····	283
为《水经注》案争曲直乎？抑为朱子报仇乎？·····	288
记海盐朱氏家藏明钞本《水经注》·····	291
记朱述先家钞本《水经注》·····	299
附 读朱述先家钞本《水经注》札记·····	304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有叶揆初先生的三种残本全氏《水经注》·····	308
张咏霓先生藏的“全氏七校《水经注》”·····	312
杂记赵一清《水经注释》刻本依戴震本修改的例子·····	320
伪全校本诬告沈炳巽并且侮辱全祖望·····	327
伪全校本诬告朱之臣·····	330
伪全校本假托宋本而留下作伪的铁证·····	332
伪全校本所谓“孙潜校”·····	334
天津市立图书馆藏全谢山五校《水经注》·····	341
跋天津图书馆藏的明钞残本《水经注》·····	348
跋天津图书馆藏的明钞《水经注》残本（修改稿）·····	351
赵一清所见宋刻《春秋分记》·····	355

记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明钞本《水经注》·····	356
伪全校本里的《渭水》篇脱页·····	369
天津的全校本似另有一首册·····	372
《水经注》的校订史可以说明校勘学方法·····	374
中央图书馆藏《戴东原与段若膺手札》跋	
又《戴子高手札》跋·····	378
浙江省进书送到《四库全书》馆的年月表·····	381
再跋戴震自定《水经》的“附考”	
——戴氏未见全赵两家《水经注》的证据·····	383
北宋时的《水经注》已不全了·····	391
戴震自定《水经》一卷的现存两本·····	396
一、《水经》一卷·····	400
二、附 考·····	405
三、自记一篇·····	407
四、戴震三次改定 123 水的次第的记录·····	408
全祖望、戴震改定《水经》各水次第的对照表·····	418
跋孔继涵《水经释地》稿本·····	428
东潜诗稿目次·····	432
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	438
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录副稿)·····	467
跋杨守敬论赵戴《水经注》案的两札(修改稿)·····	480
一、杨守敬致梁鼎芬的手札·····	480
二、跋杨守敬《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	484
跋杨守敬论赵戴《水经注》案的两札(再改稿)·····	497
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	521

《永乐大典》避讳“棣”字^①

明朝避讳很宽。但成祖名棣，臣下因避“无棣”地名，见于陈垣的《史讳举例》。

《永乐大典·清水》篇，“无棣沟”以下，凡九处，“棣”字均作墨方块。([卷]一一一三〇，页 18)

又《大典·济水》篇“南北二棣城”，“公会于城棣”，“棣”字也作墨方块。则所讳不限于“无棣”也。([卷]一一一二九，页 20)

卅四，九，十六夜

① 本文录自 1994 年 12 月黄山书社影印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4 册。——编者

杨守敬审判全赵戴三家 《水经注》的错误^①

- ① 杨守敬所举“戴袭赵”的十二[三]证
 - ② 杨守敬所举“赵袭全之证”二条
 - ③ 杨守敬糊涂判案的一例
 - ④ 范晔怎么成了范奕？（史讳新例之一）^②
 - ⑤ 翟 员
 - ⑥ 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
- 附 不可解一则

- （一）元气之所含
- （二）平阳阳平县
- （三）隤 城
- （四）[甲辰与]甲寅
- （五）晋定公二十八年

① 本文录自 1994 年 10 月黄山书社影印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 册。——编者

② 底本缺此节内容。——编者

(六)偷窃银艾,[鄙辱天官]

(七)[蠡吾县条的]“永初六[七]年”

(八)《漆水》篇引阉驷语[十三州志]

(九)“戴氏见之,自当置之!”

(十)追斩于江涘

(十一)杜叔宝与赵叔宝

(十二)于阳溪

(十三)区连与区逵

一、杨守敬所举“戴袭赵”的十三证

(一) 元气之所含^①

杨守敬所举“戴袭赵之证”,其第一条是《水经注》卷一引《十洲记》的一句:

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含。(朱本)

杨守敬说:

合,《十洲记》原书作“舍”,是也。赵意改为含,非。
戴氏从之,此亦戴袭赵之证。(《要删》一,页11)

① 标题前序码(一)至(十三),为编者所加。原题前标号为“◎”。——编者

《十洲记》今本确作“舍”，但元气磅礴往来，不能“舍”在金台玉阙里！所以赵戴两人都用《十洲记》，——戴氏并且用《十洲记》移正此段错简一百六十多字，又补脱文八字，——而他们都不采“舍”字，也不用《水经注》古本的“合”字。他们都改作“含”字。元气广大，可以包含金台玉阙，这是常识的推断。（赵氏《刊误》只说，“合当作含”，这就是用常识推断。）

杨氏武断“舍”字是而“含”字非，是一谬。他又把这种常识判断认作相袭的证据，是一大谬。

卅四，九，一五夜

（二）平阳阳平县

《河水》末卷注文叙漯水逕阳平县故城东一节，有叙莘亭一段，其中说：

京相璠曰，今平_下阳_上阳_下平_上县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黄省曾本、吴琯本、《朱笺》本、《大典》本，都如此。

赵一清《注释》改“平_下阳_上”为“平_下原_上”。《刊误》云：

平_下阳_上当作平_下原_上。《汉书·地理志》，阳平县属平原郡。

戴震的两种校本，此条作：

京相璠曰，今平原阳平县北十里，有故莘亭。阨限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适按：他删“莘亭道”的道字，当是依《左传》桓十六年杜注“阳平县西北有莘亭”。）

杨守敬论此条云：

按阳平县，两汉属东郡。《元和志》，魏属阳平。《晋志》同。京相璠，晋人，当云“今阳平阳平县。”旧本误倒作“平阳”。赵氏乃误以“汉阳平属平原”当之。戴氏亦贸然从之。此犹得谓戴非袭赵耶？

（《要删》五，页12至13）

杨所考阳平县两汉属东郡，魏晋属阳平郡，京相璠（《春秋土地名》的作者）是晋人，应说“今阳平阳平县”，这都是很正确的。但他用这一条做戴氏抄袭赵氏的证据，那就是他被成见所误了。

这一条只是两个大学者一时粗心，但凭记忆，不曾翻检书籍，随笔校改，闹出笑话。在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的校订，这样无心而偶合的错误当然不少，都不够作彼此相袭的证据。

赵氏《刊误》说：
《汉书·地理志》，阳平属平原郡。

这就可见他不检书而凭记忆的错误。他若检《汉书·地

理志》，就可以知道平原郡十九县，并无阳平县。他若检《续汉志》，就可以知道后汉平原郡九城，也没有阳平县。

戴氏改“平原”，也是同样的不检书而凭记忆的无心错误。大概赵戴两公一时都不记得京相璠的时代了，《隋书·经籍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晋裴秀、京相璠等撰。”赵氏于《水经注》卷五贝邱条初次引京相璠，并未加注，至卷六郿城条下始在《刊误》说，“《春秋土地名》，晋京相璠撰。”所以他们都没有注意“今平₁阳₂阳₃平₄县”那句话里的“今”字。他们都知道漯水在山东，而平阳郡远在山西，这一定是错的。山东的古郡国，上一字是“平”字的，只有“平原”最出名、最常见。所以他们就都不假思索，不查书籍，提起笔来把“平阳”改作“平原”了。

(2) 3 5 1 7, * (2 3 5 1 7) * *

我试检沈炳巽的《水经注集释订讹》，看看他怎么说。沈本仍作“今平₁阳₂阳₃平₄县”，但他在“平阳”二字下，有校语云：

二字疑衍，或当作“东郡”。

沈炳巽也没有想到京相璠是晋人，所以也没有注意到那个“今”字。他只知阳平在两汉属东郡，他绝没有想到阳平在魏晋属于那新分立而不常见的“阳平郡”！

但赵一清若见了沈氏这条校语，他也应该觉悟阳平县不属平原郡了。然而赵氏并没有看见沈氏校本的最后定本。何以见得呢？此条《酈注》下文说“漯水……逕乐平县故城东，县故清也，……宣帝封许广汉少弟翁孙于乐平”。此下赵一清《注释》引沈炳巽的校语说：

沈氏曰，褚《表》作乐平，班《表》作乐成，属平氏，与褚《表》异。然则非平原之清也。

赵氏有百馀字的长注，讨论此二表发生的问题，末云：

至清本属东郡，沈氏云平原，误也。

赵氏所引沈氏校语，今不见于沈氏书。（《四库珍本》影印本，卷五，页49下）可见赵氏所见不是沈氏定本。

但此处最可使我感觉兴趣的，是沈炳巽知道阳平县属东郡，而误记清县属平原；赵一清知道清县属东郡，而误记阳平属平原。这真是半斤对八两，同是大学者记忆的偶然错误。这种误记，谁都不能免，杨守敬自己也不能免，都不能证明什么，只能警告学者用史料切不可单凭记忆而已。

* * *

最后，我要指出，杨氏说，京相璠是晋人，当用晋时郡县，这话甚是，但也不能一概抹煞古人有时也会误记。例如《水经注·汾水》篇注文冀亭下：

京相璠曰，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

杜预《释地》曰，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

杜预、京相璠同是晋人，而皮氏县在魏晋都属平阳郡。（至后魏真君七年改名龙门县，始属高凉郡，见《地形志》。）杜氏所说是晋地理，京相氏虽用“今”字，实是误记两汉地理。（皮氏在两

汉都属河东。魏时始分河东立平阳郡。)难道我们可用此语来证明京相璠是魏晋以前的人吗?

卅四,九,十五夜

九月廿三夜改定

(三) 隗城

《济水》篇经文:

屈从[温]县东南流,过坟城西,又南,当巩县北,南入于河。

注文云:

济水故渎……又逕坟城西,屈而东北流,逕其城北。又东,逕平皋城南。

坟城不见于古地志。温县平皋,后汉都属河内郡。《郡国志》说,河内修武县有隗城。故赵戴两家校本此条经注都改为隗城。(赵氏《刊误》明引《郡国志》及刘昭《补注》)

杨守敬说:

按隗城,《左传》隐十一年杜《注》谓在修武北。郦氏叙于《清水》篇,是也。济水远在修武之西南,何能逕修武之北?按《尔雅》,“梁莫大于湍梁,坟莫大于河坟。”郭《注》,“坟,大坊。”此城去河甚近,即《尔雅》之所谓坟者。郦《注》原不误。赵氏妄改,戴氏袭之,是何悞

愤！（《要删》七，页2）

杨氏此论未免太武断了！《尔雅》所谓“坟莫大于河坟”，自从郭璞以来，一千七八百年，谁也不知道，“河坟”在那儿。胡渭说是河南濬县的金堤；钱坫与郝懿行说是《汉书》所谓“汾阴脽”，在山西荣河县。杨守敬的说法，只能备一说，添一个新假设而已。他何必严责赵氏戴氏之说为“妄改”？

酈氏在《济水》篇注“溟水”下，引《尔雅》“梁莫大于河梁”，又引郭《注》“梁，水堤也”。酈氏若果以“坟城”当《尔雅》的“河坟”，他当然要引《尔雅》，“坟莫大于河坟”之文。今坟城注文不□□□^①引《尔雅》，可见酈氏并没有认此地为河坟。杨氏的新说不能混作酈氏的主张。

总之，《济水》篇的“坟城”是否即河坟，是否应改作“隄城”，都还不成定论。杨氏不能武断赵、戴为“妄改”，我们也不能武断杨氏为妄说。

此种没有定论的地理考据，人人可以自由立说，杨氏说“赵氏妄改，戴氏袭之”，实是全无理由的武断。

卅四，九，廿四

（四）甲辰与甲寅

杨守敬所举“戴袭赵之证”之中，有这一条：

〔《济水》篇注〕《穆天子传》曰，甲辰天子浮于荣水。

^① 底本模糊。——编者

原书本是甲辰，赵氏所据何本，误以为甲寅。戴氏竟据改之。……（《要删》七，页9）

我们试考考这一条证据。

赵书《库》本及诸刻本皆作“甲寅”。《库》本《刊误》（卷三）说：

甲辰 一清按，《穆天子传》是甲寅。

戴校自刻本作“甲寅”。官本也作“甲寅”，校云：

案近刻讹作甲辰。

我架上所有的三种《穆天子传》：

明天一阁本（《四部丛刊》），作“甲辰”。

《汉魏丛书》本，作“甲辰”。

崇文书局本，作“甲辰”。

故杨守敬说《穆天子传》“原书本是甲辰”，是不错的。赵氏偶然记错他的来源了。

此句一切古本均作甲寅：黄省曾本（卷七，页11）作甲寅。《永乐大典》本（卷一一二九，页18上）作甲寅。吴琯校刻本（七，页13上）始改作甲辰，《朱笺》本从吴本而无说。柳金抄宋本，我虽未见，但此本最近于《大典》本与黄本，故我可以断定柳金本也作甲寅。沈炳巽用黄刻作底本，故也作甲寅（《四库珍本》沈书七，页19下）。

赵氏作甲寅，不是依据《穆天子传》，是依据黄省曾本与

孙潜校柳金本。^①

戴氏作甲寅,是依据黄省曾本与《大典本》。

因为这三部古本最相同,故赵据柳金本而戴据《大典》本,其校勘结果有绝大多数的相同。在校勘学上,这种现象叫做异流而同源。“甲寅”一例虽小,可以喻大。

“甲寅”一例也可见杨守敬在此等处并不曾参校各旧本的同异沿革。

卅三,九,廿七

(五) 晋定公二十八年

《淇水》篇注:

《竹书纪年》,晋定公二十八年,淇绝于旧卫。(黄本、《大典》本、朱本、项本。)

赵、戴均改作定公十八年。赵氏《刊误》云:

二字衍文。《竹书纪年》校。

戴校云:

案近刻讹作二十八年。

杨守敬说:

按今本《纪年》系周敬王三十六年。晋定公立于敬

^① 作者眉批:“全氏过录孙潜本未记此条。适,卅六,一,七。”——编者